



# 沉默的杀意

[日] 小池真理子 著

*Koike Maliko*

文化艺术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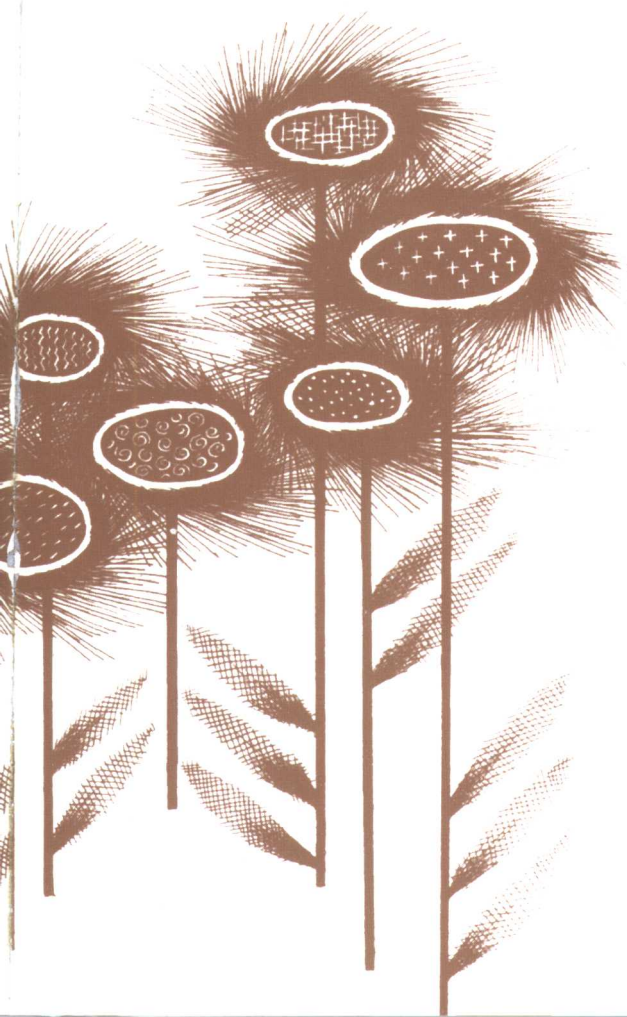
小池 文集

# 沉默的杀意

[日] 小池真理子 著

*Koike Maliko*

曹 姮 译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沉默的杀意/(日)小池真理子著;曹姮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

(小池文集)

ISBN 7-5039-2056-4

I.沉… II.①小…②曹… III.长篇小说: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B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36991号

版权登记号 图字:01—2001—2129

SATSUI NO TSUME by Mariko Koike

Copyright(c) 1989 by Mariko Koike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KOBUNSHA PUBLISHERS,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Mariko Koike,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小池文集

## 沉默的杀意

著者 [日]小池真理子

译者 曹姮

责任编辑 沈悦苓

封面设计 一点工作室

版式设计 刘宝华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1号 100073

网址 <http://whysbook.yeah.net>

电子邮件 [whyscbs@126.com](mailto:whyscbs@126.com)

电话 (010)63457556(发行部)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

版次 2001年8月第1版

200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8.75

字数 140千字

书号 ISBN 7-5039-2056-4/1·897

定价 15.00元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 小池真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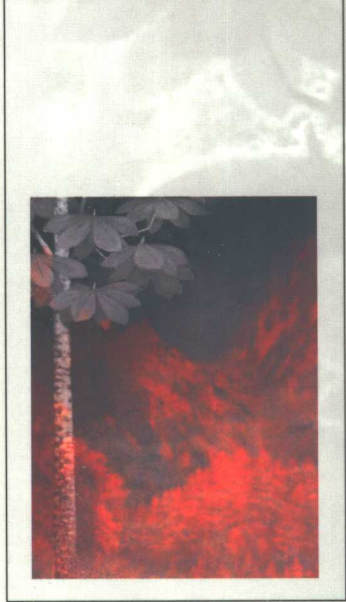
*Koike Maliko*

1952年生于日本东京。成蹊大学毕业。其作品《妻子的女朋友》获日本推理作家协会奖、《恋》获日本第114届直木奖。

小池真理子的恐怖心理小说素有“天下第一品”的说法，是恋爱小说和恐怖心理小说的写作巨匠。虽说她的初期作品中不论短篇或长篇都是很好的作品，但她中期的作品给读者带来的不仅是吸引，更是一种充分的精神享受。

她是日本很受欢迎的女作家。虽然在她的作品中性的官能表现较多，但没有一点儿低俗的、不洁的感觉，在肉体表现的背后是无法述说的苦闷与悲哀……





青山外文书店的店员木部比吕子,在为与男友幽会而特意租借的房子里,听到了楼上女人凄厉的尖叫声。次日,发现了被涂满鲜红色指甲油的女人尸体,随后死者的男友被逮捕。但比吕子很清楚,她听到尖叫声是在死者男友离开之后,她认为只有自己才能提供最真实的证词,可这样做会把自己的不伦行为暴露于世,是说还是闭口不说呢……

ISBN 7-5039-2056-4



9 787503 92056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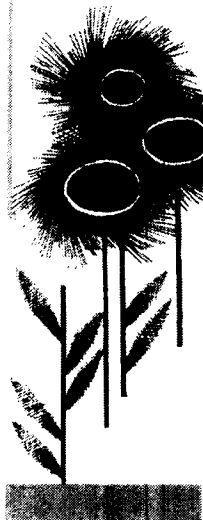
ISBN 7-5039-2056-4/I · 897

定价: 15.00 元

试读结束: 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 [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 录

- 序 幕 / 1  
我看见背影 / 20  
我保持缄默 / 56  
我坦白承认 / 107  
我奋起而战 / 147  
我开始怀疑 / 171  
我终于知道 / 235  
尾声 残冬 / 264





## 序 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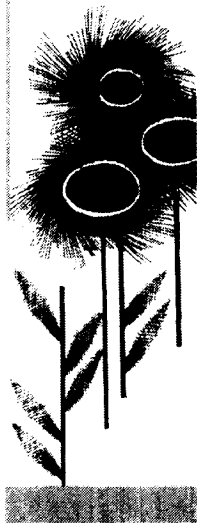
那是个燥热的夜晚。他把手中的烟蒂随手扔在了地下，在路边树下的长椅子上坐下来。

林立在原宿表参道两旁的服饰店、咖啡店和花店尚无打烊的迹象。店里透出五彩缤纷的灯光，反射在玻璃橱窗上，使得四周有如白昼般明亮。

年轻女孩们在这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光中漫步。她们有的披着直顺的长发，有些身着凸显曲线的连身短洋装，那些健美女孩的连衣裙肩带好像就快从小麦色的肩膀上滑落。

有一名女子停在他的椅子前面，自然地拨了拨刘海，那涂了银色蔻丹的细长手指，宛如小蛇般穿梭在乌黑的发丝中。

他的鼻翼一起一伏，持续着浅浅的呼吸，视线很自然地落在女人的指甲上。她瞄了他一眼，脸上掠过一抹诧异的神情。他避开了她的目光，手往薄夹克的口袋里一插。



口袋里依然放着那个东西，那种冰凉的触感使得他更加狂乱。

他不知如何是好，好像快忍不住，又好像还能熬一会儿。不过，再这样想下去，肯定会发疯。他如坐针毡似地慢慢站起来。

他挤入一群年轻人中，往前走了一会儿，突然，他好想喝杯滚烫的咖啡，现在这个时候，最好不要去想什么威士忌、冰啤酒之类的，黄汤下肚，必定会误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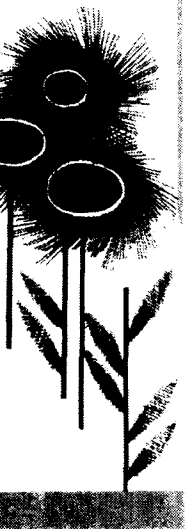
走到了大街的尽头，看到右边一家咖啡屋透出的灯光，店不算小，靠外侧是一整面的落地玻璃，他毫不迟疑地走上前，推开门走了进去。

店内的藤制桌椅摆成一个大圆圈，每张桌子和走道之间，都用一盆盆高大的植物隔开，让人觉得十分舒服。

他走到里面，找了一个空位坐下来。

当服务生送来热腾腾的咖啡之后，他突然注意到身后有个语气十分夸张的女人，她的声音低沉却有磁性。“那我问你……”她咄咄逼人地问道，“你认为像现在这种情况，我们还能继续下去吗？而且，你还不能独当一面。我也不是没有好好考虑过我们的事，不过，事情会演变到今天这样也是无可奈何的，真的已经无法挽回了，你知道吗？”

他吸了口维也纳咖啡，假装找人般回过头，一





眼就看到了那个女人，正好坐在他的斜后方，她一只手夹着烟，说话的神情十分轻浮。

如果真要分类的话，她毫无疑问地属于美女那一类。她身着薰衣草色的薄外套，深棕色微卷的长发披在肩上。从她柔顺的发质、光滑的肌肤和炯炯有神的目光看来，年纪应该相当轻。

不过，这些都吸引不了他的注意。他的视线始终集中在女人的手指上。那没有涂指甲油的修长指甲，透出自然的光泽，如同一把把锐利的小刀，似乎想要抓住什么，不断地在空中舞动着。

这是他看过最美、最慑人的指甲了，他不由得吞了一大口口水。

“等一下嘛！”坐在女人对面的男人连忙小声地嘟哝着。男人坐在他的正后方，几乎看不到脸。

“别再说了。”女人一面以厌倦的口吻说道，一面把视线移开。这个时候，他倾身向前，一把抓起了桌上的咖啡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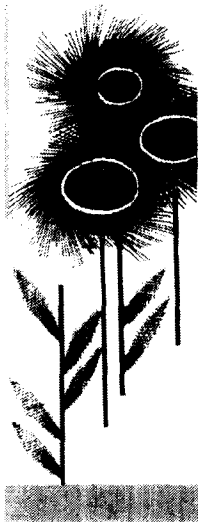
他感觉到体内热血沸腾，昏沉沉的脑袋顿时清醒过来。他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斜后方那个女人说的话，生怕漏掉了什么。

过了一会儿，女人开口问道：“还给我好吗？”

“什么？”男人用颤抖的声音回答。

“我家的钥匙。”

男人不发一语，沉默了好一会儿。



女人终于不耐烦地重复一次。“你不是有我家的备用钥匙吗？还给我，你留着也没用了！”

“不要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好不好？”

“哈！哈！”女人笑了出来。“你不要太过分了，我不可能分手了还把自己家的钥匙留在你那儿的。”

他一只手端着咖啡，宛如电视上的咖啡广告，僵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好想再看一眼那女人的手指，现在那美丽的手指是如何优雅地摆动着啊！也许她正用那纤纤玉指夹着烟，再用那美丽细长的指尖轻弹着烟灰吧？……动作优雅而具攻击性。

光是想象就令他兴奋不已，真想回过头去证实一下，不过他还是努力按捺住，没有轻举妄动。

突然，有椅子震动的声音，他正后方的男人站了起来，接着，锵的一声，好像有金属类的东西掉在桌子上。

“还你，”男人绝望地说，“这样满意了吧？”

“谢了！”女人冷漠地回答。“保重，祝你好运！”

男人转身往收银台走去，付了账，头也不回地冲出了咖啡屋。

那是一个瘦高型的男人。不过，他对男人没兴趣。他回头看了看那个女的，她也瞄了他一眼，但立刻就把视线移开了。虽然她看起来有些焦躁，不过很快就恢复了。她握着男人还给她的钥匙，突然站了起来。



算准了女人已走出店，他也起身走到收银台，丢了张卷成一团的千圆纸钞，一把抓住找回的钱，立刻追了出去。

女人身着白色迷你裙，扭腰摆臀地向大街的反方向走去。那个被她甩掉的男人早已不见踪影。

他一直跟在她后面十公尺左右的地方，女人不拦计程车，也不往车站方向走，一路上似乎在喃喃自语，偶尔还会耸耸肩，伸出右脚踢着路上的小石头。

走了一会儿后，女人一副半赌气的样子，把左手举到肩膀的高度，拿了一个东西甩来甩去，是钥匙。她把钥匙圈套在了食指上转着玩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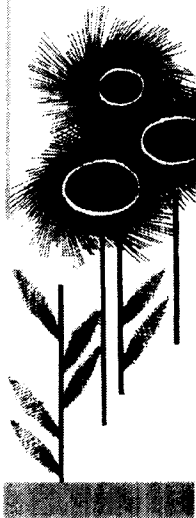
路灯下，女人的食指闪闪发光，就像那点了火的老鼠炮，转个不停。他记得就是这个时候，他压抑不住自己亢奋的情绪，下半身开始有了反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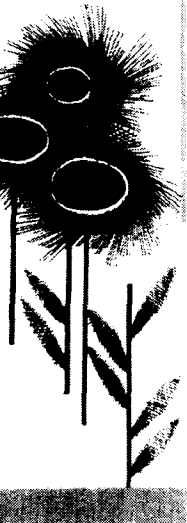
“怎么办？”他心里盘算着。究竟如何是好？

他额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滑过眼皮流进眼里，他粗鲁地用拳头擦掉。

这时左边出现了一座大喷水池，水池的后面是那座知名建筑师设计的剧院。喷水池细密的水声，好像特意要掩盖住马路上熙来攘往车辆的噪音似的，越靠近这里，就越感受到这一带有着远离尘嚣的宁静。

女子站在喷水池边，池子的边线是以白色石子砌成的。她呆呆地望着那些溅起的细小水花。





大概是剧院公演已经结束了，附近不见半个人影。喷水池的水花在路灯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闪亮耀眼。

他一面盯着女人，一面慢慢地走向喷水池的另一边。她并没有发现有人跟踪。

她只是站在那儿若有所思地拨了拨那狮毛般的棕发，嘴边浮现出一抹冷笑，然后轻轻地吸了一口气，把刚才套在食指上转来转去的钥匙圈连钥匙一起丢进了水池里。

因为水声的掩盖，并没有听到钥匙沉到池底的声音。不过，看到女人盯着池底看了一会儿，相信钥匙应该已经沉落池底，女人的脸上再度浮现出微笑，一种深不可测的微笑，笑容中包含着解脱和些许悲哀……

一会儿女人转身准备离开，他连忙绕着水池走，看看她要往哪个方向去，女人似乎要顺着原路回去。他犹如碰到了两只猎物般，不知如何是好，看了看女人的背影，又望了望喷水池。当他确定了女人还是以刚才的步伐缓缓离去之后，他立刻抓住池边向池里探头看。

于是，他看到水池里……就在大约深十五公分的池底，一只套在皮钥匙圈上的银色钥匙。

他伸出手去抓，可是够不着。

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脱下脚上的球鞋和袜子，

急忙跨过池边，踩到水池里，捡起钥匙，还湿乎乎的就塞进口袋里。

他没有时间等脚干，湿漉漉的双脚踩进球鞋，袜子揉成了一团塞进口袋，就连忙向女人的方向跑了过去。

他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女人的背影，她似乎加快了脚步。“拜托，拜托！”他心里想，“拜托千万不要招计程车，坐电车直接回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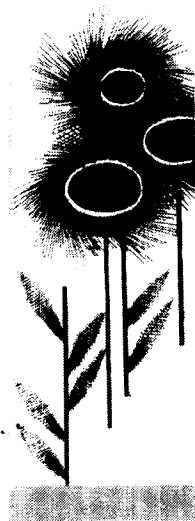
不知道是不是听到了他的祈求，女人更加快了脚步，朝地铁站直奔。穿梭在人群中，他紧紧跟着她，生怕跟丢了。

女人坐地铁到涩谷去转东横线。夹杂在众多的乘客之中，他也坐上了同一节车厢，女人找了个空位坐了下来，发呆似地瞪着自己的双手。迷人的指甲，又长又细，真是性感。

他年少时的记忆复苏了，那是一个暑假刚开始的下午。记得那一年的夏天特别热，也许是因为院子里嘈杂的蝉声，他满身大汗地从睡梦中惊醒。

他走到厨房去喝水，家中不见半个人影，一片寂静。他正准备走到客厅去看电视，发现阿姨的房门半掩着，里面放着那台转起来嘎嘎作响的旧电扇。

从门外看见阿姨雪白的脚，脚趾上涂着鲜红的指甲油，他抗拒不了强烈的好奇心，向门里窥伺。他看到阿姨身穿衬衣，横卧在铺着粉红色毛巾被的榻





榻米上，嘎……嘎……电风扇不断地将徐徐的微风送到阿姨的胸前，风一吹，衬衣便紧紧贴住她那丰满、不检点而浑圆成熟的胴体。亲戚都说阿姨是个“乱七八糟的女人”。

屋檐下的廉价风铃传来阵阵不甚清脆的声音。

他站着不动，不知道这样站了多久，阿姨叹了口气，突然抬起头来，他僵硬的身体更是动弹不得。

从那睁得大大的、恶作剧般的眼睛看来，她并没有睡着。

“进来吧！”阿姨平静地说，“别杵在那里啊！”

他像机器人般，笨拙地走进阿姨的房间，嗅到些许呛鼻的酒味。阿姨身上的衬衣被汗水沾湿了，她丝毫不遮掩简直要进出的乳房，靠到桌旁盖上红色小酒瓶的盖子。

“我涂好了指甲油正躺下来等它干……今天好热喔！”

他看了看阿姨的手，细长美丽的手指和脚趾一样涂着鲜红的指甲油。电风扇的风吹着阿姨脖子上细细的汗毛。

“怎么样？”阿姨把手伸到他的面前晃了晃，“漂亮吧？”

“漂亮极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

阿姨笑了出来。“什么？漂亮极了？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会说这种恭维话了？简直和我店里的那些男

客人一样。他们啊，一开始见到我说话都很正经，到后来就一百八十度大转变。对了，你几岁啦？十四？”

阿姨用性感的眼神瞅了他一眼，他不知所措地低声回答：“十三。”阿姨不甚关心地点了点头，一面忍住哈欠，一面开始欣赏自己的右手。大拇指、食指、中指……她满足地看着那鲜红光亮的指甲，看到无名指的时候，“啊！真讨厌！”她啧啧地撅起嘴说：“就只有这里没涂好，掉色了。”

阿姨伸手去拿身旁梳妆台上装着透明液体的瓶子和棉花，懒洋洋地用棉花沾湿了液体，熟练地将右手无名指上的指甲油拭去，他一直屏息注视着。

“喂！你帮我重涂好不好？”阿姨丢开那沾满了鲜血似的棉花，好玩似地伸出手，“涂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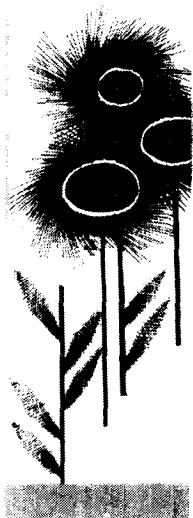
“我？”

“不要啊？你怕？”

阿姨微张着那丰润低俗的嘴唇，犹如电视上常看到的金发女明星般欲启还合。

他咽了一大口口水。窗外树上的油蝉发出尖锐的叫声。他的汗珠从额头流过眼角滴了下来，他的手颤抖着打开指甲油的瓶子，战战兢兢地拿起了阿姨的手。

涂坏了好几次之后，阿姨开始显得有些不耐烦，不过并没有多说什么。他的呼吸逐渐急促，发现居然开始勃起。他无法理解为什么会这样。他既痛苦







又无奈，紧捏着指甲油的小刷子，边喘气边乞求似地望着阿姨，阿姨却笑着回瞅着他。

“你是大男人了喔！”阿姨轻声说，一边用那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手夸张地碰了碰他的大腿，手指有如五只小钢爪，在他的皮肤上轻轻地划着圈。

他意识到短裤里有如山洪暴发，“啊……”他发出抽噎般的呻吟。“你是大男人了喔……你是大男人了喔……”这句话像咒语般套住他全身，他在无意识下射精了。

他叫了一声，双手捂着下体冲了出去。身后响起刺耳的笑声，一种低俗的、轻蔑的笑声。

从那之后他一直担心阿姨会把事情泄露出去，有时在家中擦身而过，她会窃笑着用鲜红的长指甲划一下他的脸颊，他恨不得杀了她，却又开始暗恋她。

只要想起自己为那放荡的女人涂着鲜红指甲油的情景，他就会兴奋得勃起。梦中的阿姨是妖女，她剥掉自己身上所有的衣服，赤裸裸地开始诱惑他。鲜红的指尖不断地召唤他，他顺势走了过去，突然，大腿被指甲划了一下，尽管痛入心扉，他依然贪婪地爱抚着、舔着那美丽的指甲，拿起小刷子为它涂抹指甲油。

梦醒时分，内裤总是湿透。肉体感官上极度的兴奋快感，和心灵上极度的孤寂空虚，形成强烈的

对比。

他一面回想着阿姨，一面呆呆地望着那个女人，突然，女人起身向车门走去，中目黑站到了。

女人下了电车，出了检票口，在前面犹豫了一下，突然好像想起了什么，走进附近的便利商店。

他假装浏览店门口的报纸伺机在外，不到五分钟，女人便拎着塑胶袋走出来，隐隐约约可以看到袋中特大瓶装的洗发精。

接下来她一定是要回家。不会有人买了特大瓶洗发精之后还到处乱跑。

他小心翼翼地尾随着，此时，手表的指针指着九点五十分。

走了五六分钟，一穿过商店街，就看到四周熟悉的街景，他心里开始嘀咕起来，该不是住在这附近吧！

这里是住宅区，聚集了许多公寓、独栋房屋和全新的小套房，由于远离大马路，有大都市中少有的宁静。

女人的步伐非常快，不过他并不担心会跟丢，这条路左右两旁都是死巷，她转进任何一条巷子、走进任何一栋房子，大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

女人没有转进巷子，她走进一栋路旁的中型公寓里，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瞬间止住了脚步。

